

花的信

□浙江杭州 桑飞月

街道上行走的风,是花儿们发来的信。一个春天,共二十四封。俗称,二十四番花信风。

风起时,算好时间,选好地点,去收信,这是件明媚的事。

人与人之间的信,越发寥落,甚或已消失不见。只有花的信,年年如约而来,年年灿烂热闹,填补了人生的空洞与虚寒。

二月底,人们一般会收到梅花的信。我喜去孤山。孤山的梅会给你讲述一个有关人与花的爱情故事。这个人,是北宋处士林靖和,他曾在孤山过着梅妻鹤子的生活,素净,孤清。我很崇拜,但无法做到。

海棠的信,总是绿肥红瘦。首先,有一棵高大的海棠树,生长在我所喜欢的一个图书馆门口。春来,它一身花苞,宛如数不清的朱砂痣。每次借完书,我都要在它旁边流连很久,心,几乎要被它占满了,我甚至认为自己拥有了它。后来,图书馆搬迁,旧建筑被封闭,那棵海棠,便遥遥地,成了我心中的白月光。世间的事,总是匆匆,转眼间,就是一地淡白了。

牡丹的信中,蕴藏着旧雨的深情。看牡丹,当去洛阳。洛阳是我曾

经学习生活过的一个城市。至今,城内尚有多位好友。谷雨前后,总会有人发牡丹盛开的照片给我看。洛浦,王城,花团锦绣,看得人思绪翩翩,忍不住咏诵那首《点绛唇》:“一朵千金,帝城谷雨初晴后。粉拖香透。雅称群芳首。把酒题诗,遐想欢如旧。花知否。故人清瘦,长忆同携手。”

其实,我所在的城市,也是有牡丹的。每年,我都会带着一颗庄重的心去欣赏。但常常,人在花丛中,心飞洛阳城。

收蔷薇的信,我常去小河直街。小河直街是杭州运河边的一个水乡旧梦,也是我的旧梦。每到暮春,这里的黛瓦粉墙上,青石巷子里,就会缀满细碎的花草,最绚烂的,是蔷薇。它们一朵一朵,摇曳着,从墙头上垂下,像条缀满流苏的围巾尾巴,漂亮极了。

有年,我就租住在这附近,而且那一年,祖父祖母也来了,和我住一起。可惜的是,他们没有看到小河直街的复苏,也没看到蔷薇。但我,却常常在蔷薇的信里,嗅到他们的爱与暖意。

槐花的信,来得最晚,但我还是多会收到,地点仍然是小河直

街。河边的长廊旁,就长着这么一棵楝树,楝身歪在河面上,托着一团紫雾。那团紫雾,令人思乡。因为少时,我家屋后巷子口也有这么一棵。当时,班里有俩小子,每天吃罢午饭早早离家,不去学校,就坐在离学校不远的我家的那棵楝树下,侃大山,有时还跳舞。这两个路鬼,弄得我常常不好意思出门。我可不喜欢被人盯着走路,肯定没好话。如今想起,却是趣事一桩。总之,我还是很希望能收到楝花的信的,收完楝花的信,春天就结束了。

我努力地,一点一点地,将花的信摘录下来,想起以后翻翻,平淡的生活,说不定会多上几丝隽永。所遗憾的是,有些花的信,我从没收到过,这或许就像人生的某些不圆满。而有些花的信,我是先前收到过,但如今却很难收到了,比如,麦花的信。曾经,我和麦子们比邻而居,如今,只能偶尔碰见,碰见后,寒暄一下,便继续各走各的,恍如陌路。

见花路过,当去迎;见人路过,要珍惜。人可不像花,每年总会在特定的时间内抵达。人是一旦错过,或许就永远错过了。花事,归根结底,说的还是人事。

邱老板,他平时为村民翻建房子,可能有点办法,便打了电话给他。他很爽快,当即就说他家里便有,让我过去看看。

邱老板在村口等着我,他黑里透红的脸透出农家人的朴实。虽然六十多了,但村里人的房子修修补补的事儿总找他,所以一直闲不下来。我随邱老板来到他家,穿过客厅进到小巧的院子,里面种着些花草,还有绿油油的香葱和大蒜。我注意到有几只大小不一的水缸静静躺卧在地上,心里便泛起一阵喜悦。

邱老板朝着我说:“这几只水缸你随便挑吧,想要哪只拿哪只!”朋友所托总算有了着落。我对邱老板拱拱手:“先替朋友谢谢你了,过几日我让朋友自己来挑一只。”

我满心欢喜,等待着南京朋友的到来。

一共三枝花,从刀口和白菜帮的间隙,攀援而出。因为缺水,叶片短促狭小,花也畏畏缩缩。妻子开始拍照,发朋友圈。

没想到,点赞如潮,尤其是那张侧面照,破碗的裂痕,像工笔,平分了白瓷碗,平分了菜花,平分了满室春色。

一只破碗,半截白菜。谁能想到,它们结合在一起,竟成了惊心动魄的风景!

生活,到处是奇迹,缺少的只是契机。这些年,和妻子磕磕绊绊,如果我是那破碗,她就是破碗里开出的春色吧。

佛说:心花发明,照十方刹。我的心花很小,就像那菜花,照一室春色,也岁月静好。

寻缸记

□苏州 徐建平

南京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,托我帮他搞一只水缸。当时嘴上应了,但过后想想觉得这事有点难,因为苏州早没有烧制水缸的厂家了。

以前乡下还没有自来水的時候,镇上供销社有水缸卖,买回来放灶屋间,从河浜或老井里取水倒入水缸,平时做饭烧菜喝水洗漱都用缸里的水。

我结婚后与父母亲分家,父亲特地去镇上想买只水缸给我,但不凑巧没有买到。

有一天,后泾浜里来了一条卖水缸的船,船上摆放着大大小小各种规格的水缸。父亲喜出望外,上船选了一只直径80公分的水缸,弄回来后对我说:“阿男啊,这只水缸归你了,今后要靠你自己挑水吃了!”我看着这只水缸,感觉身上多了一份责任。从此,每天清晨,我担

上水桶,迎着东方初照的霞光,去老村庄的井台挑回一担担井水,直到把水缸挑满。女儿会走路后,每次跟屁虫一样黏在我后面,我一路“哼哟哼哟”地哼着号子,女儿银铃般的笑声也洒了一路。这只水缸陪伴我一家三口十几年,直到老村庄后来拆迁。由于用上了自来水,水缸的使命也就结束了。不过那些美好的记忆还一直留在脑海里。

前几年我那个自办的小厂想腌点咸肉给工人们吃,我和张厂长特地开了一百多公里的车,跑去宜兴买回一只水缸。

可眼前急要的这只水缸怎么办呢?我同张厂长商量,张厂长说:“横泾旧木市场好像有得卖。”那天晚饭后,我俩散步荡了过去,走了一刻多钟,来到旧木市场已是黄昏,市场内空无一人,只能作罢。

突然想到一个搞建筑的朋友

一碗菜花春

□安徽蒙城 寒星

开花了!快来看!开花了!一大早,妻子就像发现新大陆一般,大声疾呼。

我晃悠悠走向阳台。阳台上依然一片萧瑟,没有花开,也没有妻子。我疑惑地问:没花呀!你搁哪呢?

厨房里传来妻子的督促声。我又溜到厨房,妻子背着手,睡眼惺忪。从背后端出一个碗,碗里赫然长着三枝花:当当当!怎么样?我没骗你吧!

清香扑面而来,花叶虽羸弱、羞怯,但足以照亮这八十多平方、草不聊生的小屋。

这花?脑筋有些短路。妻子说:白菜花!上周你种的,碗还是那破碗。我恍然大悟。

妻子难得做一次饭,我帮忙打下手。油还没热,她就指点江山了:肉丝切粗了,土豆切厚了,葱花切碎了……我习惯了,置若罔闻。切到白菜,傻眼了,里面出了花苔。妻子明断秋毫,当头就是一锅铲:笨!买得啥菜?看你咋吃?我敢怒不敢言,默念以和为贵百遍。

我拦腰切断白菜:上面这半醋溜吃,下面这半自有办法。我拿来那只遭妻子嫌弃的破碗,盛一半水,放进白菜。信誓旦旦说:我能把如花的你养成大白菜,也能把大白菜养开花。

说过我也就忘了,人争一口气嘛!尽管出口后就成了空气。没想到,妻子倒记得。

妻子如获至宝,爱怜地看、嗅。

蚕豆你说话

□仪征 王晓

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英莲和小哥哥对唱:“蚕豆花儿香啊,麦苗儿黄。”这样的句子总是让我心旌摇荡。因为我的老家紧邻柳堡,我童年的生活场景正如歌里唱的一样。时光流逝,生活辗转,与蚕豆这个儿时的亲密伙伴不比邻已经很多年。遇朋友相邀K歌,我必唱《九九艳阳天》,对故乡、对童年、对蚕豆遥寄畅想。

一马平川的大平原,种什么都枝繁叶茂。田边地头、路边沟渠,伴着草木灰撒几粒豆子,遇土生根,一场及时雨滋润后,下豆种的地方滋生出几瓣娇嫩叶子,像倾听天籁之音的耳朵。整个冬天养精蓄力。等到清明,等到麦管叫,等到菜花黄,耐心些哟,说不定哪一天,一抬头,蚕豆花儿开了,藏在翠绿里,几只紫蝴蝶在微风中惬意摇晃,小心地开……

初夏,是嫩蚕豆上市的季节。放学回来最享受的是剥嫩蚕豆。豆荚泡乎乎,手指一划,奔出三四颗青碧的豆子。一挤,鲜嫩的豆瓣就出来了。随手扔两瓣在嘴里,有露水和清风的味道。那些薄如蝉翼的软壳,青碧可人,套在指尖上,十指开花。

少时学鲁迅《故乡》,欢呼雀跃,因为我们知道其中的快乐。如大白鱼的船背着孩子在浪花里蹿,岸边是乌油油蓬勃的罗汉豆,在脱离大人的短暂自由里,呼朋引伴驾一条船,分工协作,架柴煮

豆,自由自在的呼吸,有惊无险的感觉,自然恩赐的美味,这些也是我们的童年生活,历久弥芳,至今难忘。

汪曾祺写的是我们里下河的蚕豆。嫩蚕豆炒红苋菜惊艳,老蚕豆煮熟串成佛珠挂在孩子脖子上有趣。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的寻常日子,看似平淡却韵味无穷。

我的爷爷做过塾师,写字认真,吃也讲究。奶奶常用干蚕豆浸水,盖上湿布孵发芽,加盐和香料煮熟,爷爷管这叫“独脚蟹”。二两白酒,一碟蚕豆,一曲淮调,一个傍晚,多少英雄气概微茫淡远。“独脚蟹”汪曾祺写过,爷爷个人的帐惘只有我看过。

冬闲,祖母会陪我们取暖,铜炉里炸蚕豆,我们最开心。拿几颗豆子放在火灰里,不时用筷子翻翻。“搂蚕豆,搂豌豆,白鸽子妈妈翻跟头。”儿歌里说的似乎不怎么合乎逻辑,小孩子哪管?一门心思在豆子上。一个个鼓起来了,接二连三脆响,我和弟弟手忙脚乱往外拣,小哥躲在后头吃个香。才准备转身给他一巴掌,一颗豆子火箭一样带着啸叫射了出来,火灰四起,笑声一片。这样的乐趣哪里再有?

晒花盆里,我种着花生、毛豆、玉米,还有蚕豆,在远离故园的都市里,在六层楼上,我想念我的田园故乡。蚕豆,你说话啊,陪我说说话。

路上的图书馆

□湖南湘潭 周亮红

我上班的地方在郊区,离近郊的家约两三公里路,儿子上大学后,生活节奏慢下来,朋友们建议我步行上下班,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

每天往返五六公里路程,需要大约一个小时。步行使我感觉浑身经络通畅,精力充沛,心情愉悦。时间久了,不免觉得路上寂寞无聊,便产生了听书的想法。

于是,我在手机上安装了听书App,爱人给我购置了一个小巧便于携带的蓝牙小音箱,每天上下班的路路上就多了一项乐趣——听书。

早晨迎着第一缕阳光,吹着微凉的清风,呼吸着新鲜空气,闻着淡淡的花香,我边听边吟诵那些经典人文历史书籍,或是听听头条新闻,让自己与这世界亲密接触,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出发。傍晚披着夕阳余晖,行走在金色的世界里,听听相声,脱口秀或自己喜欢的小说,放松自己,卸下一天的疲惫,以愉悦的心情回家。

更多的时候,我更喜欢选听和大声跟读经典古诗词。春天,沿着清溪小径听读“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感受生命流转岁月之美。夏

天,看着菜农耕作听读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油然而生对食物对自然对劳动人民的尊敬感。秋天,欣赏着满山红叶,不免要听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飒爽之气蓬勃而出。冬天,行过皑皑白雪,咯吱咯吱声中会突然想到李白的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,侧身西望长咨嗟”,那种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干劲和豪情涌上心头,不禁踏雪高歌,大步如飞。

人到中年,内心趋于淡定平静,记忆力也在减退,听书跟读并不追求刻意的理解和背诵,只追求一种喜欢和充实。除了上班的路上,我越来越喜欢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听书读书,做家务时、坐车时、等人时……

几年下来,日积月累,我听过读过的书籍诗词将近1500本,《呼啸山庄》《沈从文文集》《史记》等一些一直想看而没有看完的书竟也都听了几遍,《春江花月夜》《将进酒》《琵琶行》等一些长诗无形中也能背下来,真是体验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喜悦。

阅读,无处不可,随时可行,而现在,我的图书馆就在路上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1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